紅樓復夢/0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一回　賈珍珠因驚得妹　韓搗鬼為色亡身

下一回▶

話說珍珠、芙蓉、蟾珠三個人正為離群傷感，被寶釵幾句話說的可笑。四人正在舉杯相讓，忽見個小丫頭飛跑進來說道：

「蓉姑娘，太太接著家信，說是三老爺不在了。」姐妹四個駭了一跳，芙蓉撩下酒杯，飛跑出去。剛到上房，見老爺正在大放悲聲，柏夫人含著眼淚在旁力勸，王夫人同桂太太也不住口苦勸，說道：「自己的身子也是要緊的，現在病中不可過於悲苦。」柏夫人勸道：「你這兩天略覺好些，哭壞了身子，叫三兄弟也是不安的。」寶釵、珍珠、蟾珠三姐妹俱上前苦勸，祝尚書慢慢止住哭聲，不覺氣喘上來。姨娘們趕著辦人參薑汁。

柏夫人十分著急。因過於傷感，提上氣來喘的十分厲害。王夫人同桂太太走出走進，想不出個主意。看那神氣，甚覺不好。

灌了兩次人參薑汁，直鬧了一夜。到天亮的時候，才覺有些定喘。眾人都乏了個使不得。

芙蓉吩咐廚房裡備下素面。太太們用過點心，王夫人道：

「我瞧妹夫這會兒喘已平服，讓他靜睡一會，你也辛苦壞了，且偷空打個盹兒。房裡面派姨娘、姑娘們輪班伺候照應，替換著歇息，倒不用都在裡邊。我們要家去，換換衣服到寧府去拜祖先。寶釵、珍珠拜祖之後，差他到鐵檻寺、饅頭庵去燒香辭行。我趕下午些再來瞧妹夫吧。」桂太太道：「我家去瞧瞧，下半晚兒同妹夫來瞧大哥。」柏夫人含淚點頭。眾人辭別，一齊上車，各人分路。柏夫人回到上房，將姨娘們分為日夜兩班伺候，自家也因過於勞乏，趁著老爺靜睡，就在對面炕上打個盹兒。

王夫人回到家裡，聽說行李等項已發去了大半，心中甚喜。

隨趕著梳洗換衣服，吩咐丫頭、媳婦們照應屋子，領著宮裁、寶釵、璉二奶奶、四姑娘、巧姑娘、慧哥兒、毓哥兒一同到寧府去拜家祠。邢夫人留吃早飯。回來寶釵、珍珠姐妹兩個出城到鐵檻寺拈香，將太太的香金並給老和尚的別敬交代明白。法本甚覺依戀之至，涕泣感激。又往饅頭庵來，在大殿上各處拈香，妙空們說不盡那慇懃相待的親熱。

寶月已給老師父拜過一天經懺，將那出家的衣服等項都分給師弟兄們，又備下兩席，同妙空們飲了一夜別酒。正在酣睡，被珍珠將他鬧醒，趕忙梳洗收拾。城裡的太太、奶奶們來燒香的也就不少，妙空們應酬不暇。內中有幾位賈府的親族，見了寶釵們都要說幾句分離的話，又兼著庵中都知道榮府的太太准於二十起身，人人不捨，拉著寶釵們無不依戀哭泣。那些親戚太太、奶奶同本家的姑娘嫂子、姪媳姪女將珍珠們纏住，定要盤桓一日同進城去。還有些奶奶們要住在庵裡，晚上看燒法船。

妙空們亦留住不放。

寶釵同寶月、珍珠私下說道：「咱們實在不能在此閒逛，真是沒奈何出來燒香辭行，恨不能飛進城去，誰還有心看燒法船？被他們纏住怎麼好呢？」寶月道：「外人不知咱們的事，就說也不理論。不如私下吩咐，將車套在庵後等著，一會兒要擺晚齋時候眾客都邀在一處，咱們往後門出去，誰也不能知道。」

珍珠點頭道：「此計大妙，竟是這樣辦吧。」寶釵吩咐姑娘、嫂子們套車等候。姐妹們應酬一會，聽著叫擺晚齋。珍珠們跟著寶月，一路答訕著來到後園裡，對老道婆說：「咱們往菜地去看法船，你只管將後門關上，不用等著。」道婆答應。姐妹上下出去坐上車，匆匆就走。趕著庵裡知道，業已去遠，想來是款留不轉的，也只得罷了。

不說庵裡眾人之事。且說寶釵們瞧著天氣漸漸的黑上來，還瞧不見城樓子的影兒，心中很著急，一群車馬走的灰塵抖亂，好容易趕到城門，已是上燈時候。那門洞兒裡出出進進，挨擠不開。榮府的車馬進了城來，牲口正走的發性，收勒不住。剛到個衙衕口兒，裡面有一輛馬車急衝出口來，兩邊趕車的吆喝不住，兩車相碰，車輪插在一堆兒，牲口發了驚，一路混踢亂跳。只聽」喀紮」一響，寶二奶奶的車輪格斷，那車子就倒下來。牲口越驚跳的有多高。這些車夫急的要死，多少人帶不住兩邊牲口。那輛車上有個男人，跨著轅兒動也不動。賈府的爺們瞧見，氣都衝了腦門子，拿著鞭子一路混打，將那個不懂眼兒的混帳行子打的沒有了影兒。那車裡坐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，急的大哭。這會兒，街上圍著有上千的人。

寶月趕忙下車，叫家人媳婦們先請二奶奶下來。眾家人答應，忙將寶二奶奶扶著打旁沿兒出來，牲口正在驚亂，嫂子們走不過去，家人們著了急，只得將二奶奶抱下車來。珍珠也下了車，賈府的奶奶姑娘、丫頭媳婦都站在街上，那瞧的人越擠越多，四面站滿。珍珠同寶釵同坐一車，寶月坐上原車。寶釵吩咐將那一輛車拉到宅裡去，把趕車的拴起來。家人們一齊答應，過來拴人，早已跑的不知去向。此時牲口俱已安帖，賈府趕車的將那一輛車輪卸了過來，安在寶二奶奶車上。珍珠道：

「那輛車上坐著是個什麼人？」家人們回說：「車裡是個十四五歲的姑娘，在那裡哭呢。有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跨著轅兒，倒像是個賊。姑娘、嫂子們下了車，他盡瞅著，叫奴才們一頓鞭子打的滾了蛋兒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趕車的不是，不與坐車的相干，咱們將他的車輪兒換去，丟那姑娘在這兒，也不是個事。叫嫂子們將那姑娘扶著到他們車裡同坐，帶到宅裡，自然有人來領他，倒還放心。吩咐嫂子們，好好的對他說，別駭唬他。」家人連聲答應。有兩個嫂子過去，將那姑娘扶下來，坐在他們車裡。那姑娘急的只是發顫，嫂子們用言安慰。賈府趕車的將那車幃、車褥都卸下來，又將他的牲口拉著，一同回宅。

寶釵、珍珠吩咐到祝大人宅裡去瞧過，再回家去。途中鬧了半日，已是起更天氣。趕到祝大人宅裡，將交二鼓。寶釵、珍珠走到裡面，柏夫人問道：「你們這會兒才回來嗎？三姨娘到你家去了，他們明兒一早起身。你太太在長亭給他們備早面。

我是不去送他，明兒叫芙蓉同兩個姨娘送送罷。」寶釵道：

「老爺今兒好些嗎？」柏夫人搖頭道：「比昨兒晚上好些，這會兒吃了二煎藥，沉沉的睡著呢。我實在愁的要死！」珍珠道：

「媽媽的身子更是要緊。」柏夫人流淚點頭道：「你們也辛苦了，回家歇歇，明兒又要出城。」寶釵們辭了太太就回家去，祝府裡差人點著燈籠，送回榮府。

進了大門，見桂太太車馬都還未散。寶釵們走進垂花門，該班的馬嫂子回道：「太太在同桂太太都在璉二奶奶院裡，剛才散席。」寶釵、珍珠、寶月趕著往東院裡來。王夫人問道：

「怎麼這會兒才來？叫我們等的著急。」桂太太道：「今兒親家妹妹給我餞行，又送席去請親家同女婿。今日我吃齋，很叫他費事。」寶釵道：「有什麼費事？明日就要分手，也應該請過來坐坐。我同四姑娘們鬧這一天，任什么兒也沒有沾著口兒。」

平兒道：「大嫂子給你們留著飯呢。」桂太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夜已深了，我還有些零碎要去收拾，讓他姐妹們吃飯歇息，明兒早上到長亭拜別罷。」王夫人不好強留，桂太太同蟾珠辭了眾人，升車回去。

平兒跟著太太來到上房，王夫人吩咐寶釵們就在上房吃飯。寶月將庵中之事回過一遍。寶釵道：「我還得吃杯熱酒。剛才道兒上大大的受了一驚，這會兒心神還沒有安穩，不敢吃飯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為什麼受驚？」寶釵、珍珠將庵裡留住不放，寶月定計私下進城，車驚鬧事前後說了一遍。王夫人問道：「那個姑娘呢？」嫂子們答應，在底下聽事房裡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好好的同他上來，我瞧瞧。」寶釵道：「也好，就叫他同著吃碗飯罷。」嫂子們答應。去不多會，同那姑娘進來，見太太、奶奶們都拜了一拜。

王夫人看他雖是貧家女兒，倒生得端莊美貌，約有十四五歲的年紀，兩眼哭得通紅。身上穿著舊紗衫子，舊桃紅單布褲子，紮著褲腳，兩點點小腳。太太、奶奶們瞧著，倒很歡喜，問他道：「姑娘，你姓什麼？家裡還有誰？姐妹幾個？你父親是幹什麼的？今兒是到那兒去？你不要害臊，只管說給我聽。」

珠大奶奶叫丫頭端張杌子，給這姑娘坐著吃飯。那姑娘見太太們如此款待，才放心抬頭觀看，向著眾人瞅了一遍，低頭不語；又將寶釵不住眼的瞧了一會，似欲有言羞難啟齒。丫頭們端過杌子，宮裁讓他坐下。只見他紅暈桃腮，忍不住眼淚紛紛的指著寶釵

問道：「你這奶奶不是寶姐姐嗎？」寶釵聽說忙放下杯子，拉著他細看了半日，說道：「你倒有些像韓二姑姑家的友妹妹，不知是你不是？」那姑娘聽說，拉著大哭道：「寶姐姐，我正是友梅。今日遇見你，我就有了性命。」寶釵十分驚異，忙問道：「你們回去這些年，怎麼在這兒呢？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是咱們的親戚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他是咱們本家二姑姑的女兒，名叫友梅。二姑姑嫁在韓家，這姑爺是個有名秀才，名叫韓鐵，最是性情古怪，從不與人交往，杜門不出，總在家唸書。單生友妹妹這個女兒，就當兒子叫他讀書寫字。

連二姑姑也不許出門，就是回到娘家，一年也沒有一兩磨兒。

我同友妹妹也不能常見面。那年姑爺實在窮不過去，有姑爹的一個姐夫鞠冷齋，在一個什麼地方做知縣，就帶了家眷去投奔他。起身的盤費還是我媽媽幫他的。不知去了這些年，仔嗎他又在這兒呢？」韓友梅未曾說話，已是傷心的不可解，淚流滿面說道：「這位就是賈府的姨媽嗎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太太。」友梅趕著過來，跪下磕頭。王夫人趕忙扶起，說道：

「誰知為車鬧事，倒會著了親呢！」友梅拜完，寶釵道：「這是大嫂子，這是二嫂子，這是四姐姐，這是巧姑娘，這是你大舅母的二姐姐。」友梅都拜見過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同姐姐們一面吃著酒，慢慢說話。」友姑娘坐下說著：「我今日遇著姨媽同姐姐，我就有命了。我自那年跟著父親、母親到山西找鞠大姑爹，可憐一路上辛苦，好容易到了那兒，誰知鞠大姑爹早不做官回南去了。咱們爺兒們幾乎流落在外，兼著父親憂愁成病，一天沉似一天，不到半年就一病不起。我同母親無力扶櫬，只得娘兒們變賣了一個乾淨，才回到山東。又苦度了兩年，我媽媽也不在了。我孤身一人，靠著一個遠房叔叔，名叫韓搗鬼。

我跟著嬸子過了一年，我那叔叔在一個大財主家做伙計，也常請那財東來家，同我嬸子有些鬼鬼崇崇，不像個樣兒，還要叫我遞東遞西。我瞧著很不是個路數，我成天家的尋死上吊，那叔叔知道我是不上他的道兒，心兒裡就很不喜歡。去年他的財東死了，他也沒有了靠山，時刻在我身上想法兒。今年聽見他財東的一個姨娘在這裡開個什麼局子，很發財，他將我哄著進來，才到不多幾天。他先到那局子裡去，不知搗些什麼鬼。今日領我到他家去，我瞧那個樣兒很不正路。到晚上吃飯，來了幾個體面客人，他們都在一堆兒喝酒，叫我陪他們坐坐。我那兒受得，就哭著鬧著的喊罵起來。那個年輕些兒的說道：『且送他回去，慢慢勸他。留在這兒倒不好。』我叔叔一肚的氣，叫一輛車拉

我回去。誰知巧巧兒遇著寶姐姐們帶了回來。這是我爹爹、媽媽陰靈保佑，將我送來交給姨媽同姐姐，保全我的身命，不然終不免流落煙花，不知死所。」說著，走到王夫人面前雙膝跪下，抱著兩腿，淚流滿面說道：「求姨媽大發慈心，留我做個丫頭使喚。我情願終身服侍，將來粉骨碎身報姨媽大恩大德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

王夫人很覺傷心。寶釵也過來跪下，說道；」太太念他書香之女，慘遭惡叔欺凌，幾至終身失所。這是他父親的廉介、母親的苦節，鬼使神差將他交到咱們這兒來。求太太開恩，收他在屋裡做個丫頭使喚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都起來，我留是必留的，也要商量個道理才是。」宮裁同平兒也幫著勸太太留他。王夫人說道：「我家再多養幾個也是常事，別說添他一個。若說做丫頭，這是斷使不得的。他是個名士的女兒，方才聽他的志烈，真令書香舊族人家生色，我很欽敬。我的意思且留他在我身邊算個女兒，等回到金陵再做道理。」宮裁道：

「太太竟認了女兒，將來替他擇配，誰還不依嗎？太太若說到金陵再做道理，倒叫他疑疑狐狐的不放心。」平兒亦說：「大嫂子的話很是，太太竟是這樣定了罷。」寶釵猛然想起道：

「月生說』同太太有母女之分，不遠見面』，莫非應他身上！」珍珠驚道：「不錯，看他品貌，與妙玉、月生不差什麼，前日的話一准應他該做太太的女兒，這數已前定，斷難勉強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真是一件怪事。我不認女兒的緣故，想著到了金陵，如其合式就給蘭哥兒做了媳婦。但是蘭兒性情古怪，又恐嫌他是領回來的，雖勉強聽我做了親，到底心裡總不舒服。」

宮裁笑道：「蘭兒的脾氣太太很知道，他自從中了舉，越發鬧的心高氣傲，誰也看不在眼裡。」平兒道：「太太竟不用三心二意的，將來另對親家罷。」王夫人聽珠大奶奶的口氣，知道他也不願意要他做媳婦，心中拿定主意，說道：「既是數由前定，我也不敢推托，竟做了女兒，將來隨我擇配。」寶釵十分歡喜，叫友姑娘趕忙磕頭拜母。王夫人坐著，受他拜了八拜。

拜過三位嫂子、兩位姐姐、巧姑娘，拜完之後，友梅道：「爹爹同三位哥哥，請寶姐姐同去磕頭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爹爹同大哥俱已仙去，璉二哥哥同寶二哥哥都做了和尚。那位就是璉二嫂子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同你寶二嫂子都是和尚的老婆。」王夫人們哈哈大笑。

寶釵笑著道：「還有一位三哥哥同大嫂子的大姪兒，在遠處唸書呢，也就在這幾天回來。等太太送了行回來，帶你到大爺那邊去拜祖先，再拜見大爺、大媽、珍大嫂子，還有一個姐姐姪兒媳婦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同他說明白，不然他不懂什麼叫姐姐姪兒媳婦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珍大嫂子的兒子蓉哥兒，他的媳婦蓉大奶奶不是咱們的姪兒媳婦嗎？新近咱們同他拜了姐妹，他的年紀最大，是姐姐，咱們叫姐姐姪兒媳婦，他叫我是嬸子妹妹。」大奶奶笑道：「你們也真會鬧個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友梅，你還有個道士姐姐呢。」奶奶們都大笑不止。寶釵道：「友妹妹排行六姑娘了。」王夫人吩咐內外大小人等，自此俱稱六姑娘。珍珠道：「六妹妹一切衣飾、行李都是我替他料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同寶丫頭分辦，等著我還你們罷。再將秋桂派了服侍六姑娘。」秋桂答應。

王夫人道：「明日對林之孝說，叫他找了韓搗鬼來，給他幾兩銀子，同他說個明白，也不怕他不依。」眾人道：「太太說的很是。」珍珠道：「咱們這幾天人口興旺。昨日薛大奶奶說的，下去一天好似一天，我瞧著比原先又是一番景象。」平兒道：「自老爺去世後，咱們這宅子裡鬧的冷不癡兒的，何曾有點兒陽氣！自太太起病之後，一天熱鬧一天，真是太太的福運。」宮裁道：「那幾年家裡顛三倒四的，我瞧著實在是他們兩個和尚防壞的。這會兒盡剩了和尚奶奶，倒過的興旺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還有不怕防的堂客，偏要相與和尚，這又怎麼說呢！」太太們說笑一會，王夫人道：「夜已不早，且去安歇。明日同六姑娘同去送行，轉回來到寧府磕頭。」寶釵們答應，吩咐收去碗盞，用過茶，伺候太太安寢後，各人散去。友梅亦與珍珠同炕。自此以後，友姑娘一切衣服首飾都是珍珠照應交代不提。

且說韓搗鬼原是個破落戶子弟，靠著使兩個風流錢兒。見姪女友梅出脫的一表人材，就同他老婆王三兒商量：「咱們這兒，除了當日那個財東外，那裡有那樣的大頭可以出得幾個錢梳攏他呢？」王三兒道：「我聽說孫姨娘同花子空打了伙兒開了局子，十分興旺。我因帶著身子，道上難走，也常想著到那兒，趁我的年紀還輕，賺幾個錢過過下半輩子。這會兒偏又去不了。」韓搗鬼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先將友兒騙去，交給孫姨娘，等他入了馬，再來接你。」王三兒應允。

夫妻兩個商量停當，韓搗鬼將友梅騙了起身到京，住在一個小飯店裡。找著孫姨娘同花子空說了來意，他們大樂，就叫韓搗鬼第二天帶友梅到他家去。這天正是孫姨娘、花二奶奶同金哥兒們都有買賣，又是幾個出錢的冤大頭，就叫友梅陪酒，意思要在這幾個冤大頭裡替他梳攏了，底下就好放手做買賣。

誰知這友梅天生節烈，聽見叫他陪客吃酒，他就勃然大怒，立刻往外就跑，大喊大叫，尋死覓活。將幾個冤大頭嚇的膽戰心驚，趕忙說道：「罷呀，快些送他回去，別鬧亂兒。這幾天城上拿的緊，別叫咱們淘氣，快叫他去罷。若是不叫他去，咱們都散了。」老孫聽見，趕忙叫韓搗鬼」且領回去，等咱們慢慢引他動了心再辦罷」。

韓搗鬼無奈，只得叫輛車將他裝上，自家跨著轅兒。走不到多路，進了一個衚衕，只見牆邊有個大黑影子在馬頭上直撲過來。那馬就大驚飛跑，往前直奔，趕車的那裡帶得住？他一直衝出衚衕口去，正遇著賈府的車，插在一堆，兩邊牲口都驚跳的多高。韓搗鬼如醉如癡坐著不動，忽然看見許多堂客站在面前，他正看得出神，只聽見一陣聲響，腦袋上的鞭子就如雨點的打來，臉上、耳上、身上無處不是鞭子。這才大驚，趕忙跑下車，縮著頭往人縫裡拼命擠了出去，往前飛跑，也看不出是那裡，見彎轉彎，跑了半日，四處並無人聲。

此日正是七月十五日，月明如晝，見有一所大宅子，兩扇大破門關著，並無人聲。就在大門外的石磴上坐下，喘了半日方定。聽見四處哭聲斷續，遠近不一而作。還有人家燒包的火光，忽明忽滅。一陣風來，不知是那裡施食放燄口，經聲梵語，隱約可聽。坐了一會，心中十分煩悶，站起來在那月光之下信著腳兒混走。又轉了一個衚衕，剛走進去，望見前面像是幾個堂客在那裡說話，笑聲盈耳。趕忙走上前去，剛到三岔地方，見有三個娘兒們要往東去，有一個是往西去。只聽見那三個說道：「明兒吃你的喜酒，不興混賴。」那一個笑道：「這是前世的姻緣，也虧我的工夫等到今日，要先偏你們了。橫豎你們也來的快，咱們明日見面再說罷。」韓搗鬼在他們背後月光下看去，都衣裝華麗，就是面貌看不真。聽他們的聲音，只覺得嬌聲嚦嚦，令人心醉。此時心旌搖蕩，把持不住。見那一個獨自往西轉了過去，急忙上前。剛轉過犄角，覺得一陣冷氣，身上打了個寒噤，心中害怕，頓覺寒毛直豎。正要折身回去，耳邊只聽見」嗤嗤」聲響，站住腳低頭一望，見那個堂客蹲在牆邊見小外兒。

韓搗鬼兩邊一看，並無人影，就放大膽子走上前去，說道：

「大奶奶要手紙，我這兒有。」那堂客笑道：「我正想著要手紙，你倒知趣。」韓搗鬼聽見說他知趣，心中大樂，趕忙取出，蹲下身去遞了與他，順便伸過手去碰了一碰。那堂客笑嘻嘻將他的手一推，說道：「叫人瞧見，像個什麼樣兒？」韓搗鬼問道：「你住在那兒？家裡還有誰？」堂客道：「我就住在前面不遠兒，家裡只有我一個。」說著，

站起來係了褲子。

韓搗鬼看他臉兒很像他老婆王三兒，還覺得十分媚妖。此時心不自主，問道：「我到你家去坐坐，使得使不得？」那堂客笑道：「我本來要邀你到家去坐坐，怕你嫌我。」韓搗鬼笑道：「我若嫌你，不在這兒同你說話了。」說著，將他的手拉著同走，問道：「你為什麼手這麼冷？」那堂客笑道：「立了秋有半來月，早晚風涼，衣薄故此手冷。」說著，走不多路有一個頂小的圓門兒，那堂客蹲下低頭進去，韓搗鬼也照著鑽了進去。

只見裡面房屋甚多，高樓大廈。拉著那堂客正要求歡，聽見外面人聲嘈雜，喊叫震耳，男男女女像是打架，其聲甚近。韓搗鬼甚覺心驚，說道：「我去罷，別叫你淘氣。」折轉身就走。那堂客趕忙過來，將他拉住，說道：「好容易我等了你來，你怎麼說是去呢？你不用害怕，我同你到樓上去睡，再也沒人知道。」韓搗鬼此時身不由己，可憐只得跟他上樓。那樓梯十分難走，堂客在前將他拉了上去，見那樓上並無牀帳。壁上有一個面盤大的月光兒，望過去，裡邊桃紅柳綠的又是一個地方。

韓搗鬼問道：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堂客道：「那是仙境，要有緣的才能夠去瞧。」韓搗鬼問道：「不知我有緣無緣？」那堂客笑道：「若是無緣，如何到得這兒？你只管放大膽子去瞧。」韓搗鬼十分歡喜，走過去，看見裡面金銀珠寶遍地皆是，還有許多美人，瞧見韓搗鬼都用手亂招。韓搗鬼伸頭過去與他們說話，不覺那月光已套在脖子裡，那堂客在他腦袋上拍了一下，韓搗鬼大大的打了一個寒噤，回過頭來，見那堂客面似石灰，兩眼弔出在外，披著頭髮，口中拖出有三寸多長的紅舌。韓搗鬼要叫」哎呀」，誰知脖子裡業已箍緊，叫不出來，瞪大兩眼看那堂客，兩淚汪汪一言不語。心中正在悲切，只見堂客將他一推，頓覺萬箭攢心，身懸氣閉。

這韓搗鬼只為要將姪女送入煙花，以至神鬼不依，叫他做了懸樑自縊鬼。可憐他靠著個王三兒，吃了幾年風流茶飯，使幾個風流銀錢，夫妻兩個壞了良心，還要將個冰清玉潔的香閨麗質送入青樓。如今撇下王三兒別抱琵琶，自家落了個財色兩空。這正是：

一生用色仍歸色，臨死貪財總誤財。

誰知韓搗鬼遇著弔死鬼，將他引入老孫的院子裡，弔在一棵大棗樹上。老孫同花二奶奶、金哥兒這天正邀了兩個快家子賭錢，伙著吃兩個冤大頭的錢。內中有一個大頭姓包，插號兒叫毛包。他有錢有勢，任什么兒也不怕，又長了一個古怪脾氣，專愛鬧個事

兒。今日一會兒輸了八九百銀，他也慢不要緊，又到一個人的面前做莊，毛包去抓他的骰子，說道：「賣給我罷。」那人將他的手一推，說道：「不賣給你。」這毛包臉上磨不開，登時大怒，抓起骰子，照那人臉上一撒。那人又是個標子，那裡受得？拿起骰盤，照著毛包腦袋上就打。毛包瞧見趕忙將身子一閃，那盆就端端正正打在一個人的腦袋，只聽見」噗嗤「一響，鮮血直噴。不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